

當初是說七天，但實際再來到這座森林時已經是兩年後了。
琵琶霜在四周晃了一圈，沒什麼異常的，當初那個魔物也沒出現。
她也就毫不猶豫的往中央走，其實她也沒什麼猶豫過。
當時的黑鹿——
在琵琶霜踏入了牠的領域的同時，看向了她。
儘管琵琶霜靜的如貓步般，連些聲響都沒出的也依然看向了她。

『魔女』

像是迴音般的聲音在兩者間響起，那暗如深淵雙眸依然什麼都沒有。

「哎呀，你在啊。」

琵琶霜停下，笑著向對方揮手。

『必須』

黑鹿微微的搖了頭，將停留在牠角上的鳥兒們趕走。

「那麼，不介意我四處走囉？」

就算過了兩年，還是覺得自己打不過對方，真不知道對方的實力到底在哪個位置。
明明在對付吸血鬼或是其他魔女都很容易的說。

『行』

黑鹿看向了那時不讓琵琶霜進去的方向，沒有再多說什麼。
琵琶霜也望過去，也是看不出有什麼。
然後走了過去。

黑鹿緩緩的跟在琵琶霜身後，腳邊如花瓣的黑影隨之擴散。

「嗯？你要一直跟著我嗎？」

琵琶霜轉頭，有些好奇。
沒有出聲，黑鹿的感覺是肯定。
琵琶霜停下便跟著停下，她前行就跟著前行。
琵琶霜不介意，走了一陣子之後，她看到了一口井。

黑色的，古老的。

「居然有這種東西啊。」

『中心』

黑鹿走到了井旁，井中似乎傳來了什麼聲響，但牠沒有什麼反應。
琵琶霜靠近井，探頭。

但在她真的看到井裡前，被黑鹿咬住了衣擺。

「怎麼了嗎？」

琵琶霜回頭看了黑鹿。

『不能看』

黑鹿的話聲迴響，咬著的衣擺沒有放開。

「為何呢？」

琵琶霜覺得沒有危險，但是黑鹿似乎不是這樣認為。
不過他是這裡的主人，也許他說的才對？

『關不住的，吃不掉的，全部。』

黑鹿看向了井，但沒有再多說什麼。

「這裡也有你無法處理的東西啊。」
『太多了』

黑鹿再次看向琵琶霜，依然看不出來牠在想什麼。

「原來如此。」

也沒有很堅持，琵琶霜換了個方向走。
黑鹿一樣是跟了上來。

「不過這裡還真貧瘠。」

雖然說是森林，但感覺枯木很多。

『魔女。』

黑鹿不知從何咬了一朵黑色、不知名的花給了琵琶霜。

『拿著。』
「哪邊變出來的花？」

琵琶霜接過花，那是她沒看過的品種。

『影子』

黑鹿超越了琵琶霜，然後在經過一顆老樹前方時，突然消失。
琵琶霜難得的楞了下。

「結界？」

然後跟上。
黑鹿就在結界的另一邊等著她。
結界的另一邊的空氣就像是凝結了一般，連點蟲鳴鳥叫都沒有。

「……？」

才剛穿過結界的琵琶霜不禁皺了眉。
結界的另一側的空氣遠比結界外要來的沉重外，還帶著些讓人感到不適的氣息。
她走到了黑鹿的面前，然後看向了牠。

「這裡是什麼地方？」
『誕生之地。』

黑鹿沒多說什麼，就只是站在琵琶霜身邊。

「……你就這樣讓我進來？」

琵琶霜看著黑鹿，這通常都是禁地一類的。
當然琵琶霜不認為不能進去，但既然主人在總是要了解一些。

『因為只有我。』

——在這裡誕生。

「這樣啊。」

這裡的確是什麼都沒有。
琵琶霜思考了一會，抬手，停在黑鹿的前方。
黑鹿無言的看向琵琶霜，似乎是不能理解她的行為。

「不介意，我就放上去咯？」
『……』

黑鹿向琵琶霜靠近了幾步。

琵琶霜手放上黑鹿的頭頂，輕輕地撫摸著。
很冰。

黑鹿腳邊的黑影微微的擴散又收縮，雖然表面上看來沒什麼變化，但似乎黑鹿不排斥琵琶霜的這個舉動。

「那麼，我該走了喔。」

琵琶手移開，她已經達到了來這裡的目的。

黑鹿看了她一眼，然後經過琵琶手的身邊。

一瞬的不適感後，琵琶手發現自己人已在森林外，拿在手中的黑色的花不知何時已經不見了。

「哎呀。」

琵琶手看向了森林裡，什麼都沒有，她對著裡面揮了揮手。

然後離去。